


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 敦煌吐魯番論集

金榮華 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 敦煌吐魯番論集

金榮華 著



0001399



國立編譯館主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

人文社會科學叢書

敦煌吐魯番論集

精裝一冊基價8.0元正  
平 6.0

主編者：國立編譯館  
著者：國立編譯館  
財產人：金榮華  
發行所：高文豐出版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96號  
電話：3060757・3088624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20號8樓  
電話：3415293・3415294  
臺北郵政3643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49號  
郵政劃撥：010004426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月臺一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08001623 (精裝)

08001624 (平裝)

## 序

這書所收十八篇關於敦煌和吐魯番的論文，是近十年來絡繹寫成的，主要在文學和美術的範圍，寫成的時間先後不一，現在以類相從，先文學，次美術，最後是關於敦煌文書的編目分類。

由於這次的出版，各篇都有了修訂的機會，尤其是第一篇〈敦煌俗文學〉，添寫了最後一節，說明敦煌俗文學不僅是在文學史上把中國俗文學的出現時間自宋上移至唐，也因俗文學興起之必要社會條件而反映了敦煌之為商業都市以及其在當時之繁榮。是為序。

民國八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無錫金榮華誌於臺北

# 敦煌吐魯番論集

## 目 錄

序 .....	1
敦煌俗文學 .....	1
記別本敦煌曲〈別仙子〉 .....	15
讀〈葉淨能詩〉札記 .....	19
讀〈葉淨能詩〉續記 .....	49
敦煌寫卷拾遺 .....	63
敦煌寫卷紙質之考察 .....	73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敦煌卷子跋 .....	83
印度訪畫記 .....	91
敦煌通俗佛畫窺略 .....	97
敦煌多臂觀世音菩薩畫像所持日月寶珠之考察 .....	117
大英博物館藏敦煌藥師佛淨土變年代之考索 .....	127
新德里印度博物館藏「壬寅閏四月」敦煌卷子跋 .....	135
敦煌佛畫所用顏料述略 .....	141
《敦煌佛畫題記初錄》序 .....	145
漢城中央博物館藏克孜爾石窟龍本生壁畫試探 .....	153
高昌國及斯坦因所盜高昌文物 .....	161
《倫敦藏漢文敦煌卷子目錄提要》序 .....	215
小翟理斯〈英國博物館漢文敦煌卷子收藏目錄序〉辨正 .....	221

## 敦煌俗文學

### (一)

在清季敦煌千佛洞石室所發現的大量唐人寫卷中，保存了不少千餘年來未爲人知的俗文學材料，它不僅豐富了我國的文學遺產，也解答了我國文學史上的若干問題。

最早注意到敦煌寫卷裏的俗文學並且指出其重要性的是王國維，他在民國九年發表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裏《東方雜誌》十七卷八期，主要陳述了下列幾點：

一、敦煌卷子裏有韋莊的〈秦婦吟〉長詩一首，寫黃巢焚掠慘況，語極沉痛，詞則明顯。然而就是因爲用字淺俗，所以韋莊的弟弟爲韋莊編《浣花集》時沒有將它收入，如今幸賴敦煌寫卷再傳於世。

二、敦煌卷子中以七言韻語敘事的〈季布歌〉和〈孝子董永傳〉，是後世七字唱本的先河。

三、敦煌卷子中唐人小說〈唐太宗入冥記〉和〈伍員入吳〉全用俗語寫成，是宋以後通俗小說之祖。

四、敦煌卷子中載有世所久逸的唐人詞和《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一部份是當時的歌唱腳本。

王國維的文章發表後，敦煌卷子裏的俗文學材料開始受人注意，其重要性和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日益爲人所認識。

## 2 敦煌吐魯番論集

在敦煌俗文學中，「變文」是唐代盛行的一種講唱文學，但是在宋初以後卻一直不為人們所知。它大體上是採散文和韻文相間的格式，是一種有說有唱的文體。也有全用散文的，當是有說無唱，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唐人俗語小說。也有全用七言韻文敘事的，當是祇唱不說，就是王國維所說的後世七字唱本先河。在唐代的佛教寺院裏，僧侶常以這類文體宣述佛教故事，名之為「俗講」，有一定的開講儀式；而民間也以這種文學形式講唱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

關於唐代寺院的俗講，最早把它作為專題進行探討的，是向達在民國二十三年發表的〈唐代俗講考〉<sup>①</sup>，而這也是一篇研究唐代俗講的主要著作。

關於敦煌變文的蒐集和整理，則有周紹良的《敦煌變文彙錄》<sup>②</sup>和王重民等人合編的《敦煌變文集》<sup>③</sup>。《敦煌變文集》是很受推崇的一本書，因為編者是把敦煌卷子中所見變文和與變文有關的資料共一百八十七個寫本先行過錄，然後相互校勘，編成了全書的七十八篇；每篇之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記，為研究變文提供了相當全面的資料。不過王氏諸人在過錄原卷文字時，由於原卷的譌字俗字很多，免不了有認錯的，而這又往往影響了文義。例如有一篇名為〈祇園圖記〉的變文，題目就被誤認作〈祇園因由記〉，把俗寫的「畧」字誤成「因由」兩字。此外，又把文中「既見諸處並有火，望舍利弗邊並無火」兩句中的第一個「火」字誤認作「大」字，並且斷句成「既見諸處，並無大望，舍利弗邊並無火」，於是文義就晦澀不明了<sup>④</sup>。像這一類的錯失，幾乎無篇無之，是《敦煌變文集》的美中不足之處。後來潘重規先生屢次前往巴黎、倫敦兩地，將那裏所藏的敦煌變文卷子，一一和《敦煌變文集》各篇校對，逐字訂正，再加上列寧格勒所藏

的變文〈雙恩記〉<sup>⑤</sup>，出版了《敦煌變文集新書》<sup>⑥</sup>；稍後又有郭在貽、張涌泉、黃徵三人合寫的《敦煌變文集校議》<sup>⑦</sup>，都是這方面更為詳實的資料。

將敦煌卷子中所見民間詞曲予以逐錄校訂的，始自民國十三年羅振玉的《敦煌零拾》（東方學會排印）和朱祖謀的《彊村叢書》，但是輯理敦煌詞曲的專集，則以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為最早<sup>⑧</sup>，然後有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sup>⑨</sup>、饒宗頤的《敦煌曲》<sup>⑩</sup>、潘重規先生的《敦煌雲謠集新書》<sup>⑪</sup>。

王氏的《敦煌曲子詞集》祇收民間的歌唱雜曲，共錄曲子詞一百六十一首，草創之功，頗見辛勤。全書所依據過錄的敦煌寫本共三十二卷，其中三十卷都稱所載各詞為《曲子》，因知後世所謂的詞，當時原稱曲子，這也就是王氏把書名定為《曲子詞集》的原因。

任氏的《敦煌曲校錄》，除了重校王氏《敦煌曲子詞集》中各首曲子詞外，並且增入見於別家著錄而王氏未收的作品，所據敦煌寫本共七十卷，因而數量大增，共得五百四十五首。任氏這書的宗旨，不在保存唐寫卷的原有面貌，而在探求作者的原有辭句，所以考辨揣摩，用力至深，啓發也多。

饒氏的《敦煌曲》也以曲子詞為主，書中有王、任二氏所未曾登錄的曲子詞九首，以及一些新得的佛曲和歌詞。卷前有長文論述敦煌曲和詞的起源，篇末附〈詞與樂府關係之演變表〉，旁徵博引，甚多新見。

《雲謠集雜曲子》共有曲子詞三十首，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集，自從在敦煌寫卷裏為人發現後，傳鈔校訂的人很多。但是因為這些詞出自民間，既存當時的口語，又多當時的俗寫，於是在傳鈔校訂中，有些地方被臆改，有些地方被誤認。如第二十一首



〈內家嬌〉中「交招事無不會」的「交招」一詞，是「教導指引」的意思，是唐時俗語，近人不識，臆改作「夫招」，因而也導致了斷句上的錯誤。又如第十首〈洞仙歌〉中的「寒蛩響」一句，由於「寒」字用了俗體「寒」，被誤認成「它它蟲響」<sup>⑫</sup>。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文義既失，也就難以卒讀。民國六十五年潘重規先生遠赴巴黎、倫敦兩地，細心辨校原卷，詳究敦煌卷子文字書寫的慣例，探求唐代俗文學俗語的正詁，撰成《敦煌雲謠集新書》一冊，釐定片闕，改訂誤字，使這本我國最早的詞集恢復了原來面目。

## (二)

敦煌卷子裏所保存下來的俗文學，由於不是專業抄手所寫，書法拙劣的佔多數，而文字也多俗體。所以，如果不通曉敦煌卷子裏的俗寫文字，那麼研究敦煌俗文學就困難重重，因為基本上不容易讀通原卷。

敦煌俗寫文字所產生的干擾情況，大致有下列數種：

一、字形混淆，滯礙文義：如「兩」、「兩」不分，故倫敦藏斯二六〇七號卷子所載〈浪濤沙〉詞首句「五兩竿頭風欲平」，即是「五兩竿頭風欲平」，「五兩」是古人繫在竿頭以測候風力的儀器，「五兩」則就不知所云了<sup>⑬</sup>。

二、偏旁混亂，詞句費猜：如「木」、「才」不分，故《雲謠集》第十二首破陣子中「香檀枉注歌唇」乃是「香檀枉注歌唇」。又如因字形「雨」、「兩」不分，變文〈雙恩記〉原卷「雙」字即作「雙」，由「雨」、「隻」兩字合成；須知「雨隻」即「兩隻」，而「兩隻」即「一雙」，然後知其為「雙」字的俗體<sup>⑭</sup>。

三、繁簡無定，難以依循：敦煌寫本中，或將字簡化，如「佛」作「仏」（伍子胥變文），「菩薩」作「卩卩」（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或將字繁化，如「邪」作「𠂔」（下女夫詞）。

四、任意通假，易生誤解：如「枉殺賢良」作「往殺賢良」（韓朋賦），「遂向軍前親號令」作「遂向君前親號令」（破魔變）。

在這四種情況下，倘若再遇上筆跡潦草的抄手，則使人誤認誤解的字就更多了。這些問題，自從發現了敦煌卷子以來，一直困擾著從事敦煌俗文學研究的人。針對此一障礙，從民國六十七年開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師生絡繹完成了下列三冊關於敦煌俗字的工具書：

一、敦煌俗字譜<sup>15</sup> 這書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sup>16</sup>和《敦煌祕籍留真新編》<sup>17</sup>兩書所登錄的敦煌卷子為主，將各書俗字分別歸類，以正字為標目，上可溯源於金石簡牘，下則沿流於宋元版刻。

二、敦煌俗字索引<sup>16</sup> 《敦煌俗字譜》的體例是以正字領俗字，這書是由俗字檢正字，所取材料，除《敦煌俗字譜》已收之各卷外，並增入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及韓國嶺南大學所藏敦煌卷子中所見的俗字。

三、龍龕手鑑新書<sup>19</sup> 《龍龕手鑑》是宋初遼國僧人行均所編的一部字書，所據材料是唐時的佛藏寫本，錄存了當時的俗字和譌字。如今佛藏寫本已蛻變為刻本，唐人寫卷尚存世間的就只剩了敦煌卷子，所以《龍龕手鑑》也就成了敦煌卷子的字書，不過原書的排列方法是依據寫本俗字的字形分別部居的，查閱困難，新書則改為依照字的筆劃多寡排列，便於檢索。

這三本關於唐時寫本俗字的工具書，雖然還不能完全解決敦煌卷子裏的俗字問題，但是大部份的阻礙已經可以掃除，基本上為研讀敦煌俗文學者鋪設了一條坦途。

### (三)

研讀敦煌俗文學寫卷，除了繁多的各體俗字譌字要認識外，對當時所使用的標點符號也必須明瞭其意義，否則容易造成誤解，或是難以盡得本意，因為那時使用各種符號的習慣和現在通用的大不相同。如：

一、改正字序詞序符號 凡遇文字次序顛倒的，則在應當和上一字或詞易位的字旁打一鈎號（√）。如〈無常講經文〉的「人世生一瞥然間」（伯二三〇五號），原卷「生」字之旁有一鈎號，即是「生一」兩字當與「世」字易位作「人生一世瞥然間」。若詞與詞的順序要更正，則在錯列於後的詞旁打一鈎號，並延長鈎號的上挑部份至那詞應處的位置。如〈破魔變〉的「帝釋頻來問梵王」（伯二一八七號），原卷在「梵」字旁有一鈎號，其上挑部份上引至「釋」字之下，即是「梵王」一詞當移於「帝釋」之下作「帝釋梵王頻來問」。

二、疊字符號 凡遇重疊的字，往往在第一字的下面加一點（、）或兩點（：）表示。著一點的如〈山花子〉詞（斯五五四〇號）：「西江水竭南山碎，憶得終日心無退，當時祇合同攜手，悔、、。」這裏的「悔、、」，近人或以為是悔下有兩個缺文，實際是疊字符號，即「悔、悔、悔」三字<sup>20</sup>。

著兩點的方式如今仍然通用，如雲謠集第二首〈鳳歸雲〉的「枉把金釵卜，卦：皆空」即是。

三、疊詞符號 凡遇重疊的詞，也往往在詞的每一字下面著兩點表示，如〈龍門賦〉（伯二六七三號）的「船中鼓笛應山頭：極目無窮已」，即「船中鼓笛應山頭，山頭極目無窮已」。或是在詞下著點表示，如〈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伯三八〇八號）的「廣道弘人……廣道」，即「廣道弘人，弘人廣道」。

四、疊句符號 凡遇句子重疊的，也常是在第一句的每個字下面著兩點表示，如《毛詩·齊風·東方之日》（伯二五二九號）的「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即「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五、省字符號 若遇習用之詞，或文中屢屢出現之詞，往往祇寫第一個字，餘者以一點（、）或兩點（：）代表。這些地方要觀察上下文義，以免與疊字符號相混。如〈維摩詰講經文〉（伯二二九二）的「居士問光嚴」，原卷「光嚴」作《光、」。又如〈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伯二一三三）的「煩惱」作「煩：」，「將來」作「將：」，前人有誤認為「煩惱」、「將將」的<sup>②</sup>。

六、省句符號 若遇文中頻頻出現的文句，往往祇寫那句的第一字或開頭的幾個字，其餘便以連續的幾點表示。有時因為抄寫匆促，這幾點也常常成爲一條豎線。有時甚至把這幾點也省略了，祇是把應當寫字的位置空出來。如〈無常經講經變文〉（伯二三〇五號）的唱文中有十幾句「由不悟無常拋暗號」，於是原卷的這一句便寫成：

直須折得形骸鬼不如	由…
看看面皺尙覓強梁	由不悟無…
況今情緒頓昏沉	由不悟…

又有「也遭白髮驅催老」多句重複，原卷是空出位置以示省略的：

將爲紅顏一世中 也遭白髮驅催老  
將爲他家得長久 也遭  
只留名字在人間 也遭  
將爲無常免得身 也遭

七、節略符號 文字節略之處，則用連點（……）表示，這一方式與今人所用者同。但敦煌寫本中有時因爲抄手匆促，也有用豎畫（——）表示的，或是畫一個小三角再畫一豎（△——）以表示的。

八、刪除符號 衍文需刪除的，則在衍文之旁著一「卜」號，或是點三點表示。如《雲謠集》第十首〈洞仙歌〉原卷「又珠悲雁隨陽」句中「珠」字旁有「卜」號，故此句當是「又。悲雁隨陽」<sup>22</sup>。〈白澤精恠圖〉（伯二六八二號）第二圖文字說明「以其屎塗人好器煞之則已一云塗竈」中，「好器煞之則已一云」八字右側各著三點，表示刪去，則這句便是「以其屎塗人塗竈」<sup>22</sup>。

#### （四）

研究敦煌俗文學，除了寫卷本身一些俗字、譌字和標點符號的困擾外，在早期還有一個最大的困難，即是不易看到原卷，因爲大部份的材料在當年分別被英、法、俄三國取走，存放在倫敦、巴黎和列寧格勒三地的圖書館裏。其次是各地所藏的敦煌卷子都沒有正式編目，因此內容也難以全部了解。

現在這種不方便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解決。倫敦英國博物館

和巴黎國立圖書館已把所藏的敦煌卷子攝製顯微膠卷，目前可以購得。

在目錄方面，倫敦的英國博物館在民國四十六年出版了一冊該館的《漢文敦煌卷子收藏目錄》<sup>24</sup>，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師生則編寫了該館所藏漢文敦煌卷子的提要，其中包括了上述「目錄」未載的殘卷六百多號，已在民國八十二年出版<sup>25</sup>。

關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王重民氏曾經依據原卷作了一份簡目，題名《伯希和劫經錄》，收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sup>26</sup>。該館自己編寫的詳細目錄，也已從民國五十九年起至民國八十年絡續出版四冊<sup>27</sup>。

列寧格勒亞洲人民研究所所藏的敦煌卷子目錄共兩冊，先後在民國五十二年 and 五十六年出版，陳鐵凡教授曾經翻譯了書中的序言和一部份佛經目錄，題名《蘇聯藏敦煌卷簡目》，發表在民國六十四年及六十五年的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上（新八卷二期及新九卷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選印了部份原卷，題名《俄藏敦煌文獻》，共五冊。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的一百多個藏卷，有潘重規先生的題記，登載在《敦煌學》第二輯<sup>28</sup>，原卷也在民國六十五年製版印行<sup>29</sup>，不過其中沒有俗文學的材料。

彙集中外各地所藏敦煌卷子簡目而成的一本目錄則是《敦煌遺書總目索引》<sup>30</sup>，內容分四部份：第一是《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簡目》，著錄了八千多卷，但該館目前的實際所藏有一萬多卷，還沒有出版新目錄。第二是《斯坦因劫經錄》，即倫敦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卷子目錄，由劉銘恕氏依據英國博物館所攝製的顯微膠卷寫成。第三是前述的《伯希和劫經錄》。第四部份為《敦煌遺書散錄》，主要由中日兩國私人所藏的目錄組成。

## (五)

所謂俗文學，就是民間的通俗文學。就文學創作的工具而言，文學可分為「口傳文學」和「書面文學」兩種。口傳文學是口頭創作的文學，也稱作「民間文學」，書面文學則是以文字創作的文學。書面文學也可分為兩種，一是「通俗文學」，一是「文人文學」。通俗文學的主要文學人口是稍具閱讀能力或平時能有相當閒暇的民衆，文人文學的文學人口則是文學修養較高的知識份子。

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口傳文學是最早產生的。在從前絕大部份人口是不識字的農業社會裡，口傳文學的作者和文學人口在農村。書面文學的產生當然是在有了文字之後，但文人文學早於通俗文學。因為文人文學的產生與其文學人口的多寡沒有必然關係，通俗文學之產生，則有賴於社會上一般識字者及平時能有閒暇者已達相當之數量，而有相當數量之識字者或平時能有閒暇者的社會，最早形成於因工商繁榮而興起的都市。所以，口傳文學也可稱為農民文學，通俗文學也可稱為市民文學。

從通俗文學產生的條件看，我國通俗文學始盛於工商都市興起的宋朝是很自然的。但是，宋朝俗文學的形式不止一種，而且也已經相當成熟，那麼是否有更早期的形式或作品呢？諸如詞的起源、平話的先承、諸宮調的來歷，以至後來的寶卷、彈詞、鼓詞的成因等，都使人有所困惑。這些文學史上的問題，直到敦煌俗文學的材料被發現，才一一獲得解答。在另一方面，作為絲路要道上的敦煌，當年商賈之盛，也可由敦煌寫卷中所見的大量俗文學材料而有所印證了。

——本文原載於《中國之文化復興》（民國七十年），此處一部份經改寫（民國八十三年九月）。

### 【註釋】

- ① 文見《燕京學報》第十六期。此文後經重寫，發表於《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九、第十兩期合刊，民國三十二年出版。
- ② 一九五四年上海圖書公司初版，次年有增訂版。
- ③ 一九五七年出版。民國五十年臺北世界書局版略作《敦煌變文》，列入《中國俗文學叢刊》第一集。
- ④ 潘重規《敦煌寫本祇園圖記新書》，在《敦煌學》第三輯（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一九七六），頁103~110。
- ⑤ 潘重規《變文雙恩記試論》，在《新亞學術年刊》第十五期（一九七三），也見於其所撰之《列寧格勒十日記》書中（臺北，學海，民國六十四年）。
- ⑥ 共二冊，民國七十二年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印行，民國八十三年臺北文津出版社重印。
- ⑦ 一九九〇年長沙岳麓書社出版。
- ⑧ 一九五〇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⑨ 一九五五年上海圖書公司出版。民國五十六年臺北世界書局以之收入《全唐五代詞彙編》，民國六十七年臺北盤庚出版社影印上海版。
- ⑩ 一九七一年巴黎法國國家科學院出版（*Airs de Touen-houang.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71*）。



- ⑪ 民國六十六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⑫ 潘重規《敦煌雲謠集新書》，頁100~101。
- ⑬ 潘重規〈天眞質樸的敦煌曲子詞〉，在其《敦煌詞話》（臺北，石門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年），頁30~31。
- ⑭ 潘重規〈敦煌學的奠基石〉下篇，在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一日臺北中央日報副刊。
- ⑮ 潘重規主編，民國六十七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⑯ 民國六十五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⑰ 神田喜一郎編，民國三十六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 ⑱ 金榮華主編，民國六十九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⑲ 潘重規主編，民國六十九年臺北石門圖書公司出版。
- ⑳ 潘重規〈完整無缺的山花子曲子詞〉，在其《敦煌詞話》，頁34~35（詳註⑬）。
- ㉑ 見《敦煌變文集》王慶菽所錄該文。
- ㉒ 見《敦煌雲謠集新書》所附原卷照片(三)，在該書第200頁。
- ㉓ 見林聰明〈巴黎藏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及『敦煌十二詠』考述〉所附原卷照片圖一，在《東吳文史學報》第二號（臺北，東吳大學，民國六十六年）。
- ㉔ 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57)。
- ㉕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學研究小組編《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提要》，民國八十二年臺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共三冊。
- ㉖ 一九六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六十七年臺北成文出版社將原書縮小影印，列為書目類編第九十冊。
- ㉗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Paris, Biblio-